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刪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



公中以下見焉
子不為篇

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
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
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
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寒。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
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
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
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

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
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
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
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
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
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
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
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翹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上居成周也。其

呂覽長利作
辛完南宮於
休是回

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狹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主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

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

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今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殮。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殮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殮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

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于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古而好通用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

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羸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羸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

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及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

相術見人事

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

相術見人事，國不治

史記稱叔敖救雲
印相進之於楚，以
自代而後文特詳

殮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

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

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

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

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

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

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

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

善術見人事

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謝之爲人私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萊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主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

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子文
外何說在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

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見論語，亦何說左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

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

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

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

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

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

也。孔子問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

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四終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

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王不知起不肖

沈有是應刊里同

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

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

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

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

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

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

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

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王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與兵而征。

強楚師大敗，擄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蓐，

立則杖重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兵部作引枹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

怒極漢書胡建傳亦引黃帝索

法此四語具作定
行作空字空謂之
作是謂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
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
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
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
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
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
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
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
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
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
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
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扈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
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鞞，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
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
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

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正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柱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主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被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

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又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兩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

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

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

師由下後亦下同
星曜五合守

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鏃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天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綏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

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蝟沐，太公誅潘陟，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五終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

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人。不予無以合親。親踈則害。失眾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

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

此卷多在子
福且文多用
味

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狷戾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

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定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

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蝓仆柱梁。蚊蟲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虛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衝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泉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生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

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者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志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嘯。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柔韌。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

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鼃鼃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

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

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臯逢鳩鳩曰子將安之。臯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臯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

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

審辨吃个言部

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蠶欲類蠶，鱣欲類蛇，人見蛇蠲，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鱣，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

非也。泥林下內餉。泥里同。

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

非也。泥林下內餉。泥里同。之与地。蠶与蠲。狀相類而愛。怪異。

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爲耻。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

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核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十六終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蔡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

言
卷十七
一
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
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第而更姓。
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
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
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
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
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
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
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
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
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
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
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
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
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
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
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
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儉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

韓非子說難篇

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正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輓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

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
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脯肉不至不脫冕而行
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
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
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
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
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
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
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舟人亦事神所居長楫

人事神狗名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
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
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

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會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會不如泥丸。騏驥騅駉。倚衡負輓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會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鑊鉞。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會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御覽地作甘茂

甘茂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茂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騅駉。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會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

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鱸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

黃泉。上墜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庶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鄆。武王處鎬。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林氏少傳一曰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

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止之幸也。二三子從止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佛訪多信七日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

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
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
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正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
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
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
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
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
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
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
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於羑居檻車中自
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
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
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
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
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
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
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
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

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莊子外篇卷之二
宗臣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且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且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

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且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且也。」曰：

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止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止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且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荀子哀公篇作由郭應子爲字大付里說作由即子且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槩括之旁多柱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蔞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佛訪如傳七思月

昔者南瑕子假過程太子本太子爲烹鯢魚鯢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

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

見在子述生之篇

過龍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龍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禴禴者何也？」昔者

禴禴者疏疏韓

荀子子道篇第
外傳三思同

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克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

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善、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持身、仲尼曰、史鱗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且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旣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旣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

當心動說之言人
願者乃不寧年白古
賢者亦晚節不始五
宜子病

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

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萁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跣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

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籠窳累，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王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

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剷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卽善矣。出於害人，卽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

顏氏家訓作不知怒

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搯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夫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七終

國

